

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
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
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
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
問安侍膳亦足以慰份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
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
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
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一室宮中宴
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
其優明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

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
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
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
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
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
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
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
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
未必立為儲君而且養無子既以徐察其賢否亦

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在計
急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嘉祐二年九月

祕書

臣近準敕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
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關者書名件用崇
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黃絹裝褫正副二
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祕閣尋具書一合
行書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
抄寫觀文殿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

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閣局及別無主判
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
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埽為清職今館
宇闌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
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
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
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
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褫
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
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

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照一作闕人即別具擘畫圖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蕩然眾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縉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

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一無矣而

家三計者宜於此時一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

定一作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

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闕則精擇

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

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

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藁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秩歸為學士院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之仍乞差本院學士以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錄如本行人又

不畫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為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縱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嘉祐三年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于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

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宮院媵媼或為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一無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欺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此無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

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鞠加元犯本罪二等劄違其情理稍深及平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劾効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劄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付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變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大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郭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為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請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獻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養孝

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
宮已廢木造一作後之石建殿與先帝太后並不瀆神
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
私於興作有所撓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
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違奉其
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
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

臣勸會府界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史經
府按訴稱被入夫開掘墳墓研伐桑棗折拽舍屋等

事尋差五弟吳輩張推主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
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圍
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
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
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骨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
孫骨肉堪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
甚貧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在宅屋宇累世
安居旦夕毀折全家靈寢之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
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其屍暴露殃及幽明可為
閻陽可為驚駭兼休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力

牛門及陽武橋牛門兩處積水盡入白溝河所以
年年決溢今又初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
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
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
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
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播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
利見開河之人本為自圖免員及從初檢計壞寨官
吏家林朝廷不信有壞屋宅全係兼在所開地內情
理難恕欲乞下聖封府取勘作其獻利之人與壞

寨等並行浚配官負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無慰
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
下二字皆一字以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
若乃時歲豐和一作時和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
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
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
暇遊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
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

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
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
晴明坊市不免涖淖聖駕所應衝冒風寒况方以日
蝕之災一字無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
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
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鬘遊幸及脩道路寒
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
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知先後而已用人

之於名實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
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
名實者而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
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
詩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
其倫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
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
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
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
重也故其一無為士者常一作當貴名節以自一無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惟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詎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

吉寧中察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察屬又文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溪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一作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

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
知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
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
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
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
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
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首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
至聖二字經至明察見諸臣本以此無忘身徇國非為
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其臺諫之選屢得謹言之士中

間片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
諫之善一作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
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
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
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
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無似於下無此激
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
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以為信者亦以其
無所利焉今極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
者字一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

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朝一作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它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得者惟以本無無一作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

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它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誦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奏議卷第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議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二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
為當時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
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眾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
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
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
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群邪
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

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是以感動群心
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
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惇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
將來裕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
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
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媿無獻
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丁寶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稅一作丁寶臣前任知
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敎理監當方智高攻劫

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口一作兼
當時獨寶臣曾捉得志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鬪
敵朝廷以其如此故它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
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
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
伏遇裕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
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

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
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
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
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
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
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
俱不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
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悉可信者其不可信
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

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
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
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林識庸暗不能知人
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為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
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況孫抃胡宿皆曾舉官可以下疑如以臣為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臺官真關更不差臣專舉
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
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孫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裕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裕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裕享例加恩命為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叙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况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

撰辭乞下所司勸勉懷德正以典刑廢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群臣編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裕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

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
臣僊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
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
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疆臣悍將難制之
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
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
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
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
始夫古人所謂兵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

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
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畧陳大
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
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
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
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
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
遂決而行之今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

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
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
厭言而意殆二無不肯信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
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
者行之太果今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
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
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
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
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
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作者亦已
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
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
一二二作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
之心但所遣使一作作之人既此一無見朝廷必欲更改不
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
一作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此一無
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多此數人而已一無
二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
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

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諉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

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

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可動無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厭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用於移

李燾長編說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為難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日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擬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况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

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致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造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者一有字皆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樂一作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

函涇寧東接銀夏東至於樓皆此一作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一作惟河東路有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池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秦京西唐改之間又荒之地其數甚廣欲

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
 與群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摩畫若可以興置新
 監則河北諸監少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
 佑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指金帛則券馬
 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
 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
 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群牧司或禮賓
 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休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
 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

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後可以參酌相
 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
 伏觀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
 就加設法則難免不徒以深華弊源如欲
 於後也則難免不徒以深華弊源如欲
 物凡種地各道所宜草蓋溫涼亦有
 化之種地各道所宜草蓋溫涼亦有
 本政更其為制而不可同日而論也
 多可成平舉至天
 右下成平舉至天
 接夏秋東至
 接夏秋東至

路風石之... 官之深... 今馬... 或薄... 參... 職狀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 獨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 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

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 學問通博文辭敏懸不急仕進行義自脩東南士子... 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 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毫... 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 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 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 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 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 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雋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敏文采爛然論議叢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

史草以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器少怠養親遂學干禄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編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賡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洎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

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恣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恠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伏乞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新字學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宣其始也則教以經藝爰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彼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洵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後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孝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以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老之可信者
而。之如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
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
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天生七八十歲而死
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
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
累善如此勤而又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
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
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
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
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日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
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
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
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
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
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有
知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
待其。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
人為未登於。此其不。二也且今入

世四之游士齋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
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
察察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
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
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
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
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
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恠以取德行之名
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
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上而京師

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芳於鄉曲而守道丘園
之士皆及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
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
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
不示四方之士一作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
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
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
不迫新以勸善興化養賢勸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
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

傳一可也特創新禮示善而脩廢然未

實知之亦可也教學之善在乎敦本一本作敦本教本一本作敦本在於
其修其實事給以糈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
通經有進之士為之師而舉一作察其有過無行者
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
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
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其行
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
偷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
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理
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而故臣等敢

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
慈特賜裁擇

奏議卷第十六

藏本狀賢善善字

此卷薦蘇軾應制科云行業脩飾案說文以修為
飾以脩為脯篇韻脩薰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
多以修為修不敢輕改者蓋當考錄古錄千卷皆
有公之名而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多才嘗從月而

武帝策董仲舒亦云何情何辭云子請以可
是角公亦嘗全用此言非如後人云物也

監牧考異

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

兼群牧使明年七月言者謂馬政不舉當有更革
天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
月奎等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
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群牧司準
宣差中復安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

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
命奎之旨公以兼職固當與三人同議無待降旨
然何為獨不及奎今李燾長編載奎等請如公奏
而實錄有奎奏無公奏長編雖有公奏而比集中
所載更改至四百餘字其間有云伏覩詔書命奎
等商度利害而集本元無此語姑以長編所改附
注其下當考

奏議卷第十七

樞府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二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
 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
 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
 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觀陝西州郡有上言
 歲檢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



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
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
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
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財作以見在稅數量
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
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
者攤與冒佃戶却別此字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
本一作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籍見
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存
字開闔將行二字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

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
開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蠶帶鹹地并
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此字殖地並一例均攤
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與鹽且河北之民自
祖宗以來蒙賜息卹妙行鹽不此字禁只令據鹽斤
兩納稅今更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
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
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此字無民何以納也澶衛
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也作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CENTRAL LIBRARY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
忘大害爲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
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
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
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羅
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開今事有不便臣固
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封官括國史劄子

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
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

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閱送本院令修撰官
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
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
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卷數尚多竊慮寫不多
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
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閱本朝故
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戮牧使朝廷以馬故久弊差吳中
後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爲未見得牧地善

惡多必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
臣遠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
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
緣監收帳舊管管一作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
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
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
驗但追呼捺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
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
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
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

官曰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等事奏其已為民
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
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搖擾至於民間
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
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茂爾無聞上幸臨下

愧清議 人雖未責臣豈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
竭愚慮 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
范師道 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
下自賤 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
否而聖 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
之日中 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
范師道 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勅
字補益 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
聰在於 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
於其君 若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
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
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
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
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
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
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
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
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

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令
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
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
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
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
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
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
陰有奏陳一有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
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

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
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
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
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
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
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
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茶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
旭得罪自范仲淹貶既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
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

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字
一作誨進有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
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
瘴之地賴陛下仁怒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
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
後一有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
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
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
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
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

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
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
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
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
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
一撫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
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故動搖大
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
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息各得為郡未至失所
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

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

舉劉汝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廣州觀察推官劉汝辭學優贍言履行

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

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

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異材之選臣以庸

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汝呂惠卿欲

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卯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土一作王五帝上

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
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
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
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燕禮生贊唱
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制衣祭祀器服
修飾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
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
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
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
分期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第事雖已奉聖旨逆
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
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
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蓋聚諸
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各糊名謄錄而考之
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
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
不可易之制也傳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

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
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
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
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凡進士爾殊不知天
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材各有利鈍東南之俗
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
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
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二無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
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
多少不可言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

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
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
一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
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
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此無是已裁抑者
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
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
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
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

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
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
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
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
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
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
得不問濫濫只要諸路數得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
事者本欲多取諸路上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
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小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
出而為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東東西路進士例各

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求
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
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二字無
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
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
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
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
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
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
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

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亂賊之臣
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
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亂起中州者爾不逞之人
豈身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牢籠不逞當
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
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
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
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
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
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

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
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
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又處乎故猶此穢言
乞賜裁擇

乞選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遠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
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
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
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
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

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毛初朝廷方議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汚者汚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汚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汚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七

論均稅劉子河北之民意疑是民之意

論逐路取人劉子臣所區區所字下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凡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劉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為呂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却以為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劉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為上王黜之類皆當以一作為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使知所擇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議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四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此字無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

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通
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
以息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
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
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
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
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息
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
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
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

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
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用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
此抑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
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
形也自真宗皇帝一撫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
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
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
謀臣遣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知非戰
陣器械朽腐城郭曠頽而元昊勇鷲桀黠之虜也其
包蓄叢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

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者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無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家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紵子弟也一二

劫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願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徐彙諒祚若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速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憂一作慮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
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
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
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
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
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
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
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頒列
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一作分一作分既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
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
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
路大將所謂戰此一無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
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以
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
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能一作自守是謂攻守
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
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
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

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
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
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
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嘗得
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
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
亦得志矣此一字無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
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
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蕃休出入使其一
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

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
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
重一作重蓋欲收黠虜方疆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
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未用
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
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
之強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
一出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十一無四凡用兵之形
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
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此一字無定大計凡

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此字無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驗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及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技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一有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收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無

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夫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備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五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

蕩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往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俯首情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請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臣等之罪也臣請陛下宜赫然發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去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開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

目前然後制以神機者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猶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夕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涉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殘近所言狂妄自可熟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息

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
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
聖降付中書樞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
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以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
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
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
治亂具文辭論議典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
策論道經術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施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
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洽群材衆職進退
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
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
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
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法前而後儒
學也及吏事而賤文章自是年以來朝廷患言職不修
務而作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

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嘗擢用然
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
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
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竊進而
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
輔之後然平口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
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
必奏一作欲望聖慈因宴問之餘一迂庸覽或有
可采一作常賜留聖一作有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閣人則必
取於兩制制外制全論內制中書上制通謂之兩制謂
兩制閣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
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
冀一得於其間則雖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
上優游養育以擬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
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
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取既廣故所
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兼於一
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擬養之其德然

而出者皆為一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官階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時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雜又次或寄任重慶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試

若其餘等第並未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俟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能闕本無負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今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

職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始是正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且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過一員之有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疏去

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按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况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以司諫評議言嘉話者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群臣便以皇朝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

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作謹具書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聽作命有司具述本末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層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疇之民蠢然

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論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乃五分已上則夏料

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
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
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
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
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
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
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
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散一作數則
積壓一作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
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

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
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欠一作
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
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
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
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
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
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
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

得不透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
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
罷提舉等局等官不令督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其所懷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
少散之不得一作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
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其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
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群臣乞
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
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聞悟悉採詳議追還新制一

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關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
熟則夏料尚欠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
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
擇伏乞八早降指揮今取進上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

臣等勸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
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談
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
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
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

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
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劉得之汪達既云臣
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奏議表第十八

論館取王劄子先朝一作

言若纔一作又

公奏議十八卷總一百六十三篇仁宗實錄李燾
長編因事而書者八十有八其間論峭厲羅者一
論陳沂王倫水洛城者兩論修河者三以按集本
類多增損蓋自古史官往往於制誥奏疏時有修
潤長編則又本之實錄故其語欲簡其事欲首尾
相貫此其所以異同比公元文殊不敷暢當以集
為正

奏議雖以年月編次間有論事在前降旨在後尚
或疑混未能盡正見者詳之
衢州刻公奏議十八卷如辨免遷轉丐去乞付致

之類皆在焉已移入奏表四六中韶州從諫集八
卷諫院奏疏也公家書目無此名合併入奏議二
者總十八卷仍以公歷官先後爲序凡兩州印本
頗經後人輕改今卷爲考證讀考審之可也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五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厚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



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存久請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祿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臣所投劾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粮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言利害言利害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粮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

軍事推官郭固熟知公遣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
次西道差充涇原路參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
器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
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被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
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止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

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監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石
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
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
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
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被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

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事理如是請監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監者各令歸本縣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今佐及諸

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節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親徧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函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

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
四縣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
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
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
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絕近人戶全少處虛立縣名
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類各近伯人
外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
戶長者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
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廢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

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鄧唐等審細相度可與
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
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戶凋零絕然小縣有可以分
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
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
次

倚閣忻代州和羅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裏
外分配博羅斛斗共玖萬餘碩即今催納方及二分
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

欲乞朝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縮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三州取案遼州元分配錢縮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半看詳元是富弼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輕那錢銀給廣謀糧草三司遂支雜州縮二十萬足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伍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亦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輪官其縮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縮三

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碩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碩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弊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為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內除稅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酵分配人戶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縮三千疋博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大鐵錢縮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

者其銀錢縮元枹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碩後為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俟秋熟併納外有一萬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曆點檢逐日全無人戶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糴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稟朝旨親見民間疾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絕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糧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已一面出榜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

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戶若州縣吏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戶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今來一年之內只是上等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戶揀充最屬備倖其餘等第人戶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祗應仍更不免州縣差

役所有軍負已是優便仍更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戶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戶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強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

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有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發業志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戶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戶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頗併素來力及之戶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戶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戶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

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
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
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
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
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濟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糧草所過州軍適見
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絕難得
人伏見西頭世奉官開門抵牾尙嵐中使米光濟年
四十餘世家代尚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

博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尙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
昨代州寧化各爲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
尙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
界光濟應機拒守故獨尙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
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親送席宣命
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關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
人豈宜遷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
其米光濟良今日罪保舉再任尙嵐如再任後死入
已難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候並甘連坐今欲具
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濟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從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等張貴李德等三人並餘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物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察本軍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濟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七匹軍馬之虞若管軍將率斬一逃軍亦遭勘罰則無一統衆漸皆兵臨沉重杖應處斬俱是死罪無所失

入運司守令勅糾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米光濟等劫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且將率以良兵騎其後不細代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公邊將存心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天戈畏前不致騷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解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之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因闕之疎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

恤三路軍額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疲民又
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
兩乘時收糴軍諸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實卹民力
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聚狀經臣馬前陳訴爲配
銀數多臣遂不索本軍人戶物力次第及前後配銀
數目看詳本軍人戶全以城內土客十等共三十四
戶內五等已上只十五戶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
共有一十九戶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抄捧催驅
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
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

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息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
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
時可惜慮困民方臣已牒本軍且令配實五百兩其
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關
銀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
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
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關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
糴麥依數配實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
配一半依關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
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牌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祭軍萬順等狀並為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陽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真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迹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五里翔舉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廢銅鑛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老村絳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令山谷內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

來絳州舊有鼓鑄銅錢鑪冶占跡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鑛產有必多燕訪知絳州人戶多私採鑄貨其銅器近年錢幣聞之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鑛銅側近民屋懼見官中曲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貪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通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又具如前欲據絳州管界巡檢孫信懺仰細詳前項事理兵作界內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各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

件然後詢求出鎮之家及細問煎煉之法須使貧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請之人指引煎煉即設權宜許其冗罪或別加酬獎倘要求出銅寶不為民間歲開候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候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為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勅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百姓累經臣等

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為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况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為闕乏則勸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為苦已牒諸州軍且今先

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
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俵配伏望聖
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司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米光濬
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
昨往岢嵐親見光濬絕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
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
與軍民况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正
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

竊見朝廷選補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當用
難得而任使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
於武臣之中下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
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昔去別得差遣必與今
任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况知光
濬亦於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蓋為邊防
之計具米光濬代望聖慈特加獎擢與優轉一官且
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
犯入已赦及違事有所敗候臣並甘同罪

論發務利害狀

臣等准三司詳錄連錄到晉州轉賣生熟麥始末一
宗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括昌言
等同共相度經之利害備奏臣未到河東間括昌言
等已一面先具相度申奏詎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
施昌言等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奏又利害
聞奏者臣看詳都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殷中丞
築誣相度事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殷書丞張
日用就晉州說會築誣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
又利害尋據張日用狀果與築誣始初相度利害不
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
許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筭請生礬上
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
景祐四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
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
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權貨務入納見錢五萬
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
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曆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
自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

錢茶博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別招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戶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戶詞訴不絕

一據榮誼元狀內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曆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餘貫慶曆二年收絲綿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曆

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各有增剩況自六家攔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二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曆元年起置煉礬務重煎後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曆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曆三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

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
指揮在京權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榜告示招
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斜料更不限
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博筭
請晉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籠色
亦可以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與販更不拘定
杜昇等六戶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戶將
煎礬錫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
晉州煉礬務二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以晉州通判榮致丞將慶曆元年
置煎礬務收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
到折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
十文在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三十八貫八百五十五文慶曆二年本務止賣到
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
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五文慶曆
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
五十五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
四十五貫三百五十五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

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遂將三年置到煎礬務
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貫今年自正月一
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
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戶逐年納數高
若遂放令六戶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今
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入有利必歲額遂增今
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停止令官買必恐大
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說令在京六
戶管認年額錢茶所賣經火通行逐年入得茶
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糧

備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初三司錄到一宗告末文字子細
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
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
為錢茶十五萬數計六戶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
其爭利害云官賣有利則六戶便合除免年額臣今
看詳榮証張日用等二人狀內開說自官置煉礬務
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証
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傳賣到錢數裏合比算便謂自
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戶算請

生熟舊額及榮課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
熟課利遞年比類其熟舊自慶曆元年只賣及五萬
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
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熟貨利與熟舊
系合算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別比較則熟舊賣錢全
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課罷賣生熟舊即據
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客算請虧陷官中
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舊出賣只令
柱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
見今旨川已照下熟舊并生熟舊相熟其六戶本官

賣熟舊侵爭其利致其積廢舊員賣不行今若官罷自
賣則六戶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
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
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戶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
差清強官吏勸新一面博賣熟舊候三二年取一年
為定額蓋緣熟舊見已課利大焉若自煎官賣必不
能敷及遞年與生熟俱賣時常須免使監臨官吏在
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為指年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
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此虜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
動輒修城墪壕凡所與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
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窰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
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
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詠落叛歸元昊契丹
與西賊拒攻又云西賊見在河邊會劄寨兵馬尤多
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
以人情判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
甚謹蓋只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隣乃其常理二虜
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然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

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
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
不意則兵警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
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
許物已多今盟約齋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
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
其不河悟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折向
秋必已聚集邊界但見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
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待重不為輕發使虜不
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為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書一

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夷
狄自相攻耳然虜兵在邊境上不可不為支卒
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元至而大集窮邊虛
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州嵐憲屯結以俟太
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
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
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岢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
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
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北則虜來不失應

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
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比非倉卒可辦宜
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
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
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繼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
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
膠角絕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
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
遣一員上京支請更令自監脩補其諸州木羽

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弓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候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射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脩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內無三四人能幹

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一崑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濬日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判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崑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陳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廵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

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二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

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一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

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授軍者其農天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賊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出處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處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
劄子脩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爲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爲四義一曰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
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

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
減省饋運或以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
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
何害爲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
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
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之近而弃
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
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
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
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

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
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
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効非二
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
之而未得其要

一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沐外尚及二萬
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
數百邊戶而墾數百萬民財賦雖不來吾已自
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歎怨之
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

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不敢據吾
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
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
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
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
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
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
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
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

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
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
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
并州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
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
緝穴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
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
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
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
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自

都巡檢其鎮川中墩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
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
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
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
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
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
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
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上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弃之
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

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
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
服又能諳敵情為凡於戰守不至垂謀若委以
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
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
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
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
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
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
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甘勇

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
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
守

右臣以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
行則得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鑄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錄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
鑄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
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
運司供到慶曆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

少又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書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九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

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九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九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九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
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糶斛斗實足帛絲綿銀
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
貫實支條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
嶽空祭神地里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
戶和糶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
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
都轉運司慶曆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
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

是每歲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又遣自足外尚有一
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
小鐵錢將本利計筭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畧將鑄造
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
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
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
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絕其大錢利既博至
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
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入數
已五次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提獲二次是小錢

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
今開厚利之門而致入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使
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
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
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
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
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
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朔新開沽酒務據轉運
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
五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斛昨來為人中

乞立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
府二州關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支配今
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二萬
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曆三年轉
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算得今年博羅斛斛可
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
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
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
凡九處和糴斛斗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
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
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降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
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斗共一十七萬六千餘
石往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
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
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戶劄子

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碣又減放
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成以此其可
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此既未多
罷之甚易况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林不兵共十
二三萬略計所關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
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糧草共百十九萬三千七百石
報三千四百五十石
莫古古方二千四百石

馬料不在數

河外兵糧集軍方千

置方兵官

麟州

糧二萬萬里音石
支本州三年
重李李萬四九泉
支本州年

四千六十大
臣李李李李

馬軍二千八百人 馬二千四百
步兵軍五千五百七十五人

南
州州州州

批何數自送

糧八千二百石
支中堆年二個月
支中堆年三個月
支中堆年六個月
支中堆年九個月
支中堆年十二個月
支中堆年十五個月
支中堆年十八個月
支中堆年二十一個月
支中堆年二十四個月
支中堆年二十七個月
支中堆年三十個月

百勝寨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中城寨

五百二十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方平四百石

應寧寨

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一千

真領之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屬五千三百人於紫
綏應副四寨及麟州共兵并清寨共兵一千
都司交檢首長領之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入戶經臣出頭怨嗟告訢為轉
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戶要清醋
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
據石州牒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素
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戶等第及州縣色役公人
姓名欲行依配欠其糟每斗價錢二十五文是陌綠
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別使指
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
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醋不得抑配入戶
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為擾擾以飲怨嗟伏望聖

憲將賜於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
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智校正

我勇指搆使代貧民差役奏狀小處疑客戶充役
疑是空護

乞成配賣銀五萬兩狀將已分銀疑字上

論禁務利害狀都運司疑字下疑今後更不疑字下疑

煉礬出賣此下有徒字罷賣生熟礬一作罷生礬

論麟州事宜劄子合盡條陳一本以盡巡綽長編作

坐無所為作坐別

乞罷鐵錢劄子出糶斛斗作糶

乞不配賣醋糟劄子沽買作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東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六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一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閤稅則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

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無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入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入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入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有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賦稅和糴入中和博斛斗支往沿邊入戶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賞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賣價私糴北界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鬭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構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

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
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頃嚴
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
飽繫在敵人其萬一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
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
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
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
決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瀦多方力拒而定是自
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
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

則一二歲間北界而計可以不懼則邊民無事
者之害我軍無飢飽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事
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
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
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
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
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為本縣
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

有兵士四指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移建
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人煙既少客旅
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越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
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
一年比較重立祖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京
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使
本縣取越課利不得減額臣勸令平定軍樂率將最
處孤僻若無軍營人力絕少實難越辦課利見今
副等逐戶逐家逐年各戶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
令監官嚴行考覈臣今欲乞特降初旨下轉運司

自起却樂此係軍營後來一年由所收課利立為祖額
額與元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官在
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并州百姓沽酒為子

臣伏見并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
擘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
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麵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
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州等
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并
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戶纔有三二百家又推其沽酒

之利市肆頗繁進居昔各欲遷移今來麟州既不
私廢則九事却須管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
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
一州人戶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節度使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
士及第為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
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
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
事宜代州最為要地尤難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

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已賊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
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
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
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諳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沈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肱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岳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三人

岢嵐軍使米光濟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九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諱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
使今取進止

舉劉義叟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朴

之行為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
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欽向張衡郎顛之徒為比致之
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
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
際如漢欽向張衡郎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
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
其辭意精博學識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
於當世然止此一書其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

不可窮極其文三十一冊臣等謹具呈伏望聖慈下
兩制看詳如有採錄乞早賜示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城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壕三重而地高無水
惟一面有城中奔水停聚其地不足恃以為固然尚
為三重高下相連橋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等畫
欲掘出重岸通為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為
一則坦為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
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治險為平非自固之計兼上
大卒難了富遠勞人亦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
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一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
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鬪而詢訪彼中
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
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
衆臣亦累詢其緼畜絕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
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
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為人有心力膽勇材
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

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燕諸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更換一边上使名令代王凱廢幾緩急可得邊防如家朝廷擢用後犯王入已賊及邊事致毀國威並乞同罪今取進旨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三餘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三餘人燕信

縱手分析諸縣村學要蓋州學及缺掠人戶錢一千餘貫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家活而昏病之年貧祿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負

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為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
士及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
稱白草為患蓋河東山峻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
並為人力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絕遠兼又不多兵
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
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
苦裹費又多遂只將稗草送納非次更成一重科配

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稗草又皆
樂交草場中不耐停留重則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軍
古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
不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合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景
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仟伍佰陸拾肆束內在
州每月約支參伯亭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
支壹伯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
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
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

力諸邑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採問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馱子三百文省

一據岢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此充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被徵白草上

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九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又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程草送納忻州亦為刈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程草送納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十月初離汾州見

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沁邊刈草竊恐即今已
下手刈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勸會本路一年秋種
和種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
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糈草
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入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
歛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
均平則民力稍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察起請將
天下州縣城郭入戶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察

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入戶定為十等者有
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
戶為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
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必由官吏臨時均配就
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歛
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
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入戶累有詞狀遂牒本
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築家業共直十
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木為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
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松家業九貫文第四等

一戶開餅店為活日推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可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勘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

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山等州亦一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去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高頭酒戶課利劄子

巨竊 元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以來年不計遠近並將
月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等書將
課利捐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
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上重難百
倍往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
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充欠課額破家業
被鞭撻不堪其苦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
支移 攤納並無入肯承管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
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閒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高頭

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顯天禧
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
等高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
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
死人戶高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戶係正
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入開沽只
是什保及千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
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高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
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
司表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高頭供納者並與開開

旌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
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戶稍獲實益
況今沿邊糧儲不至闕少

舉陞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崇
光濟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
州鈐轄張亢內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
并代州都監田肅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守六
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又在邊上累曾隨諸將
戰聞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入曾進

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
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
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賊及不如
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肯及超換
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
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克代州通判替李舜元
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
家生一大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

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鑒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
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
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此行邊郡所見
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
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陞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
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
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

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
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
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
始務姑息養成大患况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
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永至失刑若驕兵過不姑息一啓其端則
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
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
引以為言而即目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

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
等雖為可非若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
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
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
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
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思轉滋必欲更行移降
朝廷旨定逾行亦未為晚

奉使奏草卷下

右河東奉使奏草一卷按仁宗實錄慶曆四年四月
已亥上謂輔臣上封者數請廢麟州以其饋糧勞民
利害如何章得象曰麟州四面蕃漢戶皆為元昊所
掠今野無耕民一路困於饋運欲更為寨徙其州少
近府州以省遷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
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患乃命右正言知制誥知
諫院事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司同計置沿邊糧草
初本路轉運使張奎鑄鐵錢於晉州民多盜鑄而知
并州楊偕請徙麟州於合河津又晉州礬課歲虧併
下脩計度之此卷乃當時奏報也按公乞罷刈白草

劉子云七月初離汾州又水谷夜行詩我來夏云初
素節今已屆殆以是月末至闕八月復出為河北都
轉運使當時行狀墓碑不云有河東河北奏草惟摘
取其要切數篇入奏議集今既備載二書則奏議不
必重出止就逐卷存其事目使來者有考焉又仁宗
實錄及李燾長編所收間與此小異蓋經史氏筆削
詳具奏議第十六十八卷後

舉米光濬狀末云今欲具狀奏聞相度銅利欲牒
孫處檢或者除去 欲字是未知古今具稟吏文
如此既云奏草自不須去

可幹者九人雖是九項而有十人姓名見本文

論水軍軍狀此是河東奏草未

詳始以為戒恐謬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七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招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須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况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裨萬一如乞臣所奏乞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况等今取進旨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踴繁難况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職所繫非輕須藉衆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黃贄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贄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

勅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祇應北朝入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祇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究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席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改轉一京官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為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

北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太廟齋郎姜潜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邊有膽勇材武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河北縣尉差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與黃勳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為預備仰不住遍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觀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臣竊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山川之險要幹運籌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庶其否臧管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密授臣經略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

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校視難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使臣之欲乞除點檢城壁器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此外所有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躬親教閱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免臣所奏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

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鄉兵都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士強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贊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為本州及側近地分巡檢縣尉並在磁洛州會合見捉打劫武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刑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

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蓋為
大段起發兵馬須俟部署可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
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強惡
賊人之處延檢縣尉地分遠未能救應之間許令
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
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強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
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
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本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

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州邢州巡檢等
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青等
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
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
職公事候旨奉聖旨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
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以申報軍
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內驚劫
人戶掠奪遮馬并鄉村生馬騎乘候忽往來不辨頭
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

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上九人共
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言熾愈
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群
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洛川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
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洛界馬渡舖同時又據磁州
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衝闖殺傷着兵士及燒
却草市當日又據據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
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劫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
離洛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
騎馬帶甲群行過往向東難澤縣賊勢如此交橫世

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
巡檢縣尉等及賊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
內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委胡承
澤妻有白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賊差使
兼臣曾召承澤問堂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
殺兼宣撫使當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孚內殿承制
魏辛等充邢洛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
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肇書酒務內令

兵士拽磨所責者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
軍並行訖今仰立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
因依開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
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
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煎驢子只
以廩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中行下
今來罷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日已是秋
深磨三踏麩罷多日並又保塞亂兵絕息若非將急
行出之件指揮深慮有惑小人別致引惹欲三有候
來午將及踏麩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知差

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
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
軍員等本為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戒勵
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
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傲傲亦各私取歸家軍
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
轉遞出外即日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搏文狀
陳首稱收得長行許秀文一人臣等勾到許秀文子

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遠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漢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漢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虞候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打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開深意朝廷刑致疑惑況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貴不致引惹令取進旨

訪問遼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兵如前事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負內有見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廩禁軍賞給所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

分頭通行點檢續準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
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
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
臣伏詳朝旨本為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二
卒素驕亦須鎮靜故每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
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
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
資庫內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
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
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
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
湏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不下司之意有此
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况
臣界準朝旨指揮下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
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遍到不得
即乞密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
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
別不張皇引惹取達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密州或聞

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奪南關人戶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為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誘賊眾搽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為無功其南關人戶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劫掠然後入城果到時只令

兵士於招收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戶亦不免劫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戶皆有狀稱劫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劫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為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避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沁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

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沁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
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
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人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
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物出往
城西草市打劫劉簡家財物乞指揮收捉去訖奏聞
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
人曾打劫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負仰依
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

地分都同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發兵
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
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
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劫被知縣張景伯部
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
草市內打劫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
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
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縣都大捉賊徐夔及
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

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夔及沙河縣令申斫
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中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
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最一人斫到徐木大趙二
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遠鋪兵士及百
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日磁洛之間別無賊
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劫被知
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
散因此徐夔等接勢收捉斫殺方得盡靜其武安縣
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
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准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
當用心體墨轉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
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
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
擇官吏務欲脩整類網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
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
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
容疵不才因循不切亂舉却致臨事闕候朝廷留意
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

民尚虛飾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瀘州安肅軍衛州
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騎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
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
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
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為接
察使張昱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
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
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
選承祐庸劣貪穢奴斷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
忍廢并豈無閒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

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
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
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
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觀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
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
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為
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
採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

戶各訴免行戶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
賊穢之狀人盡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
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群火極
多蓋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
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
來每有群盜驚劫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
跡卒難尋覓蓋為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
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戶令諸戶皆以隣聚相保以

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內之人
有所行詣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
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為
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為一保自
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
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勅
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既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
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為民害以此當
司未欲一槩通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東選知縣

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錄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別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為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負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徃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依前來體例配與軍負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為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上作亂及朝廷累降勅榜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既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為見李昭亮忝為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陳首當司為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

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為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
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內上項聖旨指揮欲乞
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負使臣等未發
覺者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為大將不憂國家幸
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
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兼本司已牒推勘
院令踈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
取人等早行結絕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
奏去訖伏緣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
未容根究便行踈放即按察之司是為虛設今後官

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
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為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
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
分配兵士人數內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
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
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
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遠保節
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

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污辱良善靡所不為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圍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為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冤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忿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策坐羈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

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六體若萬一漸形忿忿別迎事端三時難為鎮靜不允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三員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等相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乃折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通元隆配諸處兵士元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待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

於事稍允水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累經見自來每過南郊赦初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倍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為先降天聖編勅內欠召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往往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

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為撓撓之資臣伏觀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除放若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開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司即不免徃復問難措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以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以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行點檢如放來帶不合以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况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

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取歛為功只患刻剝太過雖
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泄血行除故如允臣所請乞特
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內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
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
如後

一應軋輿年已前諸州軍帳內有椿管諸色欠負
年深及累經界分界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
業抵當及正身亡絕配流不祿攤在妻男及干
繫人處理索自來從中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
盜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

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十保人處
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
家并干繫十保人內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
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
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細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緣路
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漬汚及去失疋帛
絲剝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繁節級事分自來
自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
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
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戶先因
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斛除納外見在欠數目
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尙闕稅數
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

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
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
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啓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
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
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網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
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

在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
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
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
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
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為一指揮外共僭併出九百
三十七人別為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

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
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
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
為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
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
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為
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
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
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為
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兩

存住不得為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
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
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
方許分擘今來統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
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統武兵
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
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
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
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
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統武兵士分擘為一指揮

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
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鱠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為翻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
角膠鱠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絕民間雖有
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戶納到數
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為京師諸
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
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為上下催促
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東擇

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備數修劬
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
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為皮角
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
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七萬有餘
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不係
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鰾從何而得能
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使只是禁得
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

乞朝廷特別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令
更不專仰朝廷輟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
具書一如後

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
入官量為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
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
闕少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戶自死牛馬皮
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
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戶絕更不曾經官送納亦
無人告首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內舉河北牛馬

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弊蓋其斃死牛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戶自納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絕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為便緣此等物各是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

及置場收買客旅輿販者亦有及茸皮角不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由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蓋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黃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絕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

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
為不便況今官雖不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
來不藉南界販鰾豈聞無弓使用以北言之不
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
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斛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為便糴斛斛仰依編勅至三月終
任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公邊軍儲事大累
斛入便不敷慶歷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

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
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段低減兼每年
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
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
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段闕悞况
元拋曰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
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
千有餘霸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
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越逐入便若便及
省司元拋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

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事大兼累年便糴不前越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拋數目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皆廣為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上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候事兼恐賺候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常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斛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改近裏儲積今有摩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一負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為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

害書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往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覓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計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蓋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稍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息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

信軍通判蔣貴聲畫求得江南配來船伍打造鑠板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鑠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名府等也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抄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中

蓋沿邊全少土君斛計皆若沿邊價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

若沿邊價

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
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為兩番一年於
沿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
行三說即沿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
沿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沿邊隔年
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零秋則
沿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
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
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
輸運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員也

右謹具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害伏乞朝
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
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惟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
欠稅物未得催埋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
州軍各條水災人戶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
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
行減放則姦倖之人在有拖陪省稅及元計度軍儲
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赦取奏

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
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
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東賈外合納尚有
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
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
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
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
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歛臣等今欲乞朝廷
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戶除已
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戶放
止

乞置弓弩都作院

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
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戶不至僥倖
兼即今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令取進
當司切會近曾摩畫乞於磁相州晉都作院打造兵
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元催促磁相州蓋
造宣度作院及東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
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壁
蓋當司今相度石西山一帶所產弓弩良材其多自

來孫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以遠甚為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煎膠絞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遠之間老一事不精遂不堪用無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尋復損壞文酒器頭修換一番修也亦于一番已却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舊者積壓無由了絕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

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為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東擇精好工匠製定工料法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為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都作院初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初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

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入數外有影占上等
人戶前轉運使張昱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
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
如當時逐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戶第高下從下名減
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東上等入戶影占之人減放
者或有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東上等入戶減放者遂
致減放之後不絕訶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
乞收叙又緣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
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叙
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雖盡不收亦有州軍

經減放往往輒已行收叙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
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
手分無賄路乞覓之倖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
賄路乞覓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
合依勅額為當竊以事既千眾必欲州縣久遠遵行
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庶為定令臣等今欲乞特
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
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衮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
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
問戶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漂上名却得收叙

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戶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為額度絕詞訟兼可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省子節文知保州劉渙奏欲乞朝廷相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戶比附一州軍內人戶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宜令轉運司勘會聞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詳三司牒伏乞朝廷指揮內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戶全放歸

農只令輸納稅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宗皇帝朝全放即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戶差役即是稅賦差徭今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戶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戶差役所有以次戶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戶援例別有詞說及邊臣

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乞更不施行
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入色役

臣勘會所司近准三司牒為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
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
大將管押前去及係外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
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
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內減放兩地供輸牙前及
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為不
便其兩地供輸入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

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
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
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
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
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濱 德博四州
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
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
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
各自有重難差遣要入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
只年歲間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

緩急沿邊闕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况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戶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因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為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大將外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為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

斗檢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弄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弄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為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絕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其狀申奏多日至

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
戶進納常平斛斗蓋為恩澤澆律所以人戶各來進
納本司為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
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今再
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
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
勅旨次乞早降勅命指揮

乞條例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
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

稍因緣作過偷減官物遲滯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
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
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蓋
因自來全關關防不嚴條制而致茲積弊也今已蒙
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
遵守施行所貴革絕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
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既充雜般之後
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汳河孤迤

村落地分故意損壞靠閣便於本處拆拽堆塚
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
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
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
二十隻為一綱同用一字為號并造年月刻於
船梁額上用官大印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
團成一綱後不得輒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
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圻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為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
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

用釘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為印板每差梢工給
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
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
數釘板名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
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
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
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
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
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
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隔驀將新好

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
了其空船便被汭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
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
乞指揮汭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
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
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
勘罪官負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
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一有程限但無關

防點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
潮河西盡順安軍地里遠近所至汭河州軍立
為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
運斛斛拋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
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限外
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梢工等及一面
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
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
令回載官物或令轉載向下行運亦便牒與催
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

仰軋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祇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曆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提梢工姓名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坵拽及新收充填數目亦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月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旋開報照會一置修

坵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均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鑿如合駁拆變轉即先具合坵數目上簿候拆了赴道船塢納畢取到收附於催綱司呈驗開落勾銷仍於都督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湏子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大綱更有合行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即申提轄

司摠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
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者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
行久遠漕運通流不至悞事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紹熙五年十月郡人王伯芻校正

每疾行牛因此北界為不便疑有

名切緣是篇

不放人從牙前作牙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八

乞寬差人往岢嵐軍築城

臣近準朝旨令於河北差兵士二千人往岢嵐軍修城本司尋曾奏乞於閑慢路分抽差今奉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如委實人數不足即仰抽差一千人者雖蒙朝廷詐減一千人伏緣本路除祁疇定雄霸等州見闕修城兵士外近又節次據滄博州狀申為河水汎漲向着緊急差人夫兵士應副功役本司為轄下例各關人已牒滄州如河水大段汎漲令應急量差人夫功役博州即見於諸州軍剗刷例各無可抽

差方欲奏聞乞朝廷於隣路抽差應副次今準朝旨
令依前降指揮於近便州軍應急抽那臣非不知河
北河東俱係邊防路分若本路實有兵數不少臣亦
豈敢自私一路妄有占留兵緣本路實為闕人處多
今若朝廷須令差撥即將轄下見役處罷役那往可
處縱河北事有關候緣臣已有奏請朝廷必未深罪
其如於事有關在臣之職不敢不言況今年黃河水
勢不類常年即今五月已汎漲如此將來夏末秋初
必大段漲溢本司方別具奏乞於京東西路差人次
兼本路役兵多惟河上及修城西山採木等處各有

人數河上既不可抽那若抽河北修城兵士與河東
修城又兩處事體不異而西山採木蓋為即今劫處
分擘七百已上人禁軍別立指揮各要營房及敵棚
樓子防城器用並是緊切不可闕用之物若不於逐
處功役內抽人即轄下例各別無閑占之人可差伏
乞朝廷更賜體卹且乞令河東路一面應副岢嵐功
役謹具再奏聞

再奏

臣近準朝旨今本路差兵士一千人往岢嵐軍修城
臣已再具劄子奏乞占留其本路黃河及修城採木

緊切功役浩大及闕人次第已具前奏劄子臣伏詳
朝廷指揮令於近便州軍應副剗剗勘會本路與河
東近便惟有成德軍最近其路出土門經天威軍平
定軍至并州又出天門關經憲州飛鸞軍入洪谷方
至岢嵐約一千五百餘里據明鎬元奏稱向去二十
二箇月方了今縱河北差一千人往彼遠涉一十五
百里山險到彼卒未了當將來冬月岢嵐苦寒役兵
各須歸營歇泊令一千人往來三千里苦寒山路必
致大段逃亡作賊泥北虜雖有事宜必先河北河北
重地莫如定州今定州所修成池符元計工料及見

役人數亦須五六年方了今若更抽減人往河東即
河北完緝禦備全然弛廢况除定州外瀛雄祁霸等
州修城處亦須向秋兼用強壯一二年內期可了當
本司亦不能張皇事體煩黷朝廷乞人蓋以北虜即
今別無事宜一二年間幸可漸次了當今岢嵐修城
功限比定州全小路分事宜緊慢又與河北不同亦
未銷得遠涉三千里於緊切處抽人所有德博黃河
今年水勢甚大於去年今春朝廷差到河上兵士全
少如去歲若旦夕逐州更有申報須至煩朝廷乞人
外所有諸處修城功役雖見闕人本司亦當斟酌量事

體緊慢只於本路漸次修奪惟乞朝廷體卹更不抽
攘徃別雖庶免本路關戍其抽差一千人劄子臣亦
未敢施行取進止

乞選差文臣知定州

臣等伏克知定州李昭亮已推赴闕見闕知州定州
控扼西山險要於河北三路最為重地軍民政事邊
鄙機宜須籍通才方能辨集况即今北界見於界首
興建寨柵及於銀坊口侵占疆封處置之間或須應
變鎮撫之術尤要得人况河北比於陝西四路事體
甚重今秦渭延慶並用文臣伏乞朝廷特於文臣兩

能已上選差一員如定州或便兼部署或別差武臣
充部署所貴委任得人邊事有備取進止

乞預問邊事

臣昨蒙朝廷選擢差充河北都轉運使之日接到
付身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才識轉運
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除為預備
以臣非才誠不當文武才識之日其如朝廷責任
之意然而必欲密為經略熟圖利害則須外詳邊
鄙之事內不為朝廷所慮盡心備恐不副委
寄捨會去年定州軍城寨為北虜所破曰子口侵

入內界卓立如塞本塞為地分不屬沿邊安撫司
遂依例申轉運司無何安撫司並不勘會不係
地分便發怒責本塞軍地官吏不合申轉運司乞行
取勘又蒙朝廷更不照會便下轉運司詰問軍城
官吏賴本塞引執示阻勘便分明臣與本寨主等
偶免罪謫其不屬空據地分合申轉運司者尚如
此其他沿邊係安撫司地分固不得與聞矣昨來
比處於交肅軍地欲移界標南侵邊臣既承例不
以事歸轉運司臣心不能安因以手書問知軍侍
其清濬亦不敢答又昨臣寮有起請沿邊保州沿邊

巡檢兵士口食者是臣本路本司職事竊聞本為小
人上言不識事体乞不下轉運司朝廷因此只下程
琳一面相度臣竟不得與聞臣既親蒙密授經略之
任使其圖利害為預備而外則邊防之事了不聞知
內則不足為朝廷取信而本司職事亦不得與議平
日無事之時戶祿而居尚當憂愧况聞近日邊鄙頻
有事端飛狐界上興立城柵漸貯甲兵又於銀坊治
谷以來壘石為城包侵南界大役人夫卓立堡寨竊
慮嚮去沿邊別有事宜臣既授上件劄子四委任之
意九事不可不知兼臣体問得舊日邊上州軍事宜

並申轉運司只自通和後漸廢臣今欲乞應係公邊
事宜自來申報安撫部署司者亦乞令逐州軍申報
轉運司所責稍得與聞邊事至於儲畜糧草修城池
器械亦量酌事體緊慢不至乖方其間愚慮或有所
長更冀裨助萬一而少副委任之意如允臣所請乞
明降指揮取進止

再奏

臣近曾奏為先授朝廷密旨令熟圖河北利害陰為
預備然邊防事意元不與聞乞令後公邊事宜並令
申報轉運司至今未奉朝旨百臣伏以轉運使雖

專掌錢穀不與兵戎然河北事體不同他路故授之
密旨常使經營況今公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
已下其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等臣被朝廷責
任北公邊知州通判故不為輕下至機宜司手分亦
是轉運司所差並得盡聞機宜事臣之本司獨不得
與且臣愚慮非欲侵邊臣之權攬事多管以招罪累
蓋臣所職糧草錢帛蓄積之備其賦歛緩急須量邊
事緊慢以至按察公邊將吏能否亦要知其處事如
何伏望朝廷細詳元降不下司劄子內事意及比類
公邊通判初入京朝官等許本司今後與聞邊事所

有必邊中到事宜即不得直便行遣文字苟有所見
須令密具奏陳不得下司漏洩如此則本司得知邊
事緩急凡於計置準備不至緊慢乖方而又愚見苟
有所思亦得少裨萬一取進止

乞令邊臣辨明也界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棚及於銀坊治
谷已來侵過南界壘石為城寨等事竊以虜劔立
寨棚已達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為不知不須
緊問兼萬一中國却合有興修去處可以引彼為詞
以塞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為預備便合於界首分

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
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
懦而不曉事機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詢探得起
寨事端及已立了寨棚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
因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優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
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絕侵凌
竊以北虜號為犬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
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
大而不與之爭則為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
即今速為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

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誓書至今侵界
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
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為北戎侵界立數處鋪
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
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
地界分明易為理會今來已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
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
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
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
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

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勢以此言之
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
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即須力與
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
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
止

乞差武衛人負

臣昨權成德軍日為屯駐淄州武衛第六十六指揮
兵士高林等乞替曾有劄子奏聞尋蒙朝旨以京東
一路所管武衛不如此例各差在別路屯駐奉聖旨劄

與臣詳此照會者臣尋作本府行遣備錄聖旨告示
本營知委訖臣今勘會上件武衛兵士共六百三十
一人並無正禁官員只有權管副都頭四人並是往
年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及本營雖有正軍頭十將
等八人亦並是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部轄此六百
人思歸之卒久遠深不為便伏乞朝廷檢會早賜自
京選差有心方能部轄正副指揮使及逐都正都頭
所貴可以部轄久遠別不生事臣亦密體問得權管
人員姓名因依今具如後
一人軍頭劉緒 三人右十將孫榮田榮蔡斌

已上四人元係本州武衛軍頭及右
十將昨於慶曆三年十一月一日一
牒權充第六十六指揮副都頭勾當並未曾正授
宣其人等各係曾在信安軍作過之人

一人軍頭韓筠 七人左右十將四人左徐吉
賀進谷興段千三人右王清丁用楚興

已上八人亦元係本州武衛第九指揮將虞懷承
局昨於慶曆三年正月內授州帖差到於慶曆四
年四月授步軍司帖正充第六十六指揮勾當亦係
曾在信安軍作過人數

右具如前所有上件武衛兵士高林等當京東武衛刺面排定軍分之時獨此一指揮累次糾合陳詞今來准密院劄子告示後雖不敢別有詞說然此一軍兵士已是累日扇搖人數既多又無正管人負只令曾作過人權管深為不便伏乞朝廷特賜允臣所奏早與差補有心力正副指揮使及軍頭等部轄

乞住買羊

勘會河北自前不曾配買羊畜自西事已來分配於河北收買竊見京師羊畜有備準三司指揮截住維場上供羊網於西路州軍牧放一萬六千餘口至冬

深死却五千餘口所有今年人戶配買羊已上京送納訖却備下推場羊網在那洛等州牧養竊慮冬深枉有死損臣等相度剩數羊網見在河北州軍牧養只以盡數上京自可供用得足乞今後河北特住配買羊數委得公私俱利仍乞今後京師羊少却於陝西依舊配買取進止

乞條制都作院

當司檢會近蒙朝廷依奏差到磁相二州都鐵作院監當使臣二員各已赴任訖所有作院工匠營房蓋造亦已了畢當司見揀選轄下州軍內打造得兵器

精造處取樣及於本路軍器庫內揀選往時經使舊
兵器內試驗精利者取為樣及申三司於南北作坊
檢會工課料例及於轄下抽揀工匠令都作院依樣
打造以伏緣本路鐵炭出自磁相二州自來諸州軍
不以遠近並於磁相般請生鐵差占衙前枉費脚乘
般於不出炭州軍廣破官錢買炭變煉及散在逐州
軍打造監官多不得人加又當司巡歷地分闊遠每
年內不過各到得一次往往有不及到處難為點檢
不惟虛破人工物料不少兼更造成不精器械久遠
有誤使用今來已蒙朝旨許置都作院若別處得久

遠不廢本路兵器必皆精好其利甚博伏緣初置事
初合有諸般規式今具畫一如後伏乞朝廷特賜勅
合指揮所貴久遠官吏遵守施行

一都作院所造兵器其閑雜不急名件欲乞並不
得打造只令打造一色切要使用之物箭頭甲
葉槍劔手刀等候打造成於本州軍內送納仍
令別作一項封樁專準備緩急支與合要州軍
除許轉運司支撥木州不得專擅使用所有其
餘閑雜之物及修補舊器械並令諸州軍量留
工匠自造

一本路轉運提刑共四員欲乞每次季輪一員專
至都作院點檢捋前季上課文字磨算造到兵
器候見數即依數點檢試驗內手刀及劔每一
百口內抽揀三二十口用甲葉或墮錢斫試鋼
刃箭頭亦於每一百箇內揀三二十箇安入箭
幹用鐵甲硬弓弩試射槍亦試驗鋼刀如是槍
刀劔刃軟卷缺及箭頭尖卷鏹折甲葉長闊厚
薄不依斤重者並勒專工匠等陪填打造及等
第區分

一都作院逐作工課欲乞依本州作院起置工課

文曆監官與本州知州通判都監依例簽押及
旬呈如是一任內造到兵器經轉運提刑點檢
並無揀退各得精好即乞據造成萬數批上曆
子理為勞績內本監官將見監一任理合入差
遣得替優與先次點差如任內更有知州提刑
轉運三人保舉即乞與轉官酬獎如逐季點檢
揀退三分已上並畫時取勘奏乞重行朝典如
知州通判都監候一年終如揀退三分已上亦
乞等第責罰如揀退二分本監官乞許本司量
罪勘罰如揀退不及分數即工匠干繫人等許

點檢官負酌量勘斲

一河北一路諸州軍作院欲乞且令依舊內合行
造作及合減罷者乞許當司相度施行候年歲
間都作院打造兵器各為數可以應副諸處
使用即將諸州軍作院作及舊有監官處漸
次減省

右謹具如前所有上件畫一事理更乞朝廷特賜詳
酌如得允當乞降勅命指揮下本司及磁相州都作
院及提點刑獄司等處遵守施行
再乞放行皮角

臣近為兵具以來政法禁絕民間牛皮筋角等令人
戶盡底直納入官因此却致官中闕絕使用後來雖
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有上項盡底納官禁法民若
不納入官却於官場中賣即是違禁之物致人亡不
敢赴場中賣乞却依天聖編勅及前後舊條許人戶
自死牛馬皮筋角中賣入官分為三等支錢其不及
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所貴却似
舊日公私各獲濟用曾具利害劄子奏聞至今未奉
朝旨臣近體問得河東路亦為禁止牛皮筋角已來
闕絕使用近已却依舊放行即今河東大段有牛皮

筋角等使用甚為利便勘會本路合修兵器萬數不
少自来累據諸州乞支物料本司只是牒逐處拘攔
使用及申奏乞自京支撥檢會只自今年正月後諸
州所少牛皮筋角等七万一千余事件累次申省乞
支撥及令逐處拘攔自死者使用據諸州軍所申即
云無可拘攔乞行支撥及申奏乞支撥即準省牒又
却令逐處拘攔空煩行遣文字繁多積壓下未修軍
器萬數終是無由了當况今見行之法其弊易見禁
民令盡納則絕無納者置場收買則民礙法不敢中
賣燕河東近已放行甚見其利欲乞朝廷檢會臣前

奏劄子特賜詳酌明降指揮許依舊法令人戶將三
等牛皮筋角入官中賣支與價錢及許收買客旅興
販者其不中等者退還本主所賣公私各獲濟用不
至時時紊煩朝省乞行支撥及不空費文移令逐處
拘攔虛積壓下未修軍器久遠深為不便今取進止

奏北界爭地界

準密院劄子節文北界於銀坊城創修寨壘侵占南
界奉聖旨令程琳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擘畫
如何理占拆去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昨據定州軍城寨申銀坊城

南治谷口有北界兵馬創起寨子當司尋具聞奏乞
下泐邊安撫司施行自後雖知安撫司曾與北界公
文往來至今未曾拆去寨子又緣自來安撫司邊機
文字不曾關報當司不見得安撫司逐度說何事意
如何占理及不知北界却以何詞為答今來已立寨
子貯畜器甲及防戍之人不少事勢已成竊恐難為
追理蓋是邊臣從初失於違慢當其建寨未成之時
不早爭占及建寨雖成未貯甲兵之際又不能拆去
今已縱成其計却欲理會必須費力兼當司全不知
北界與泐邊往復意度見行體問候見次第或有管

見別具奏聞坎謹具狀奏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
兵湯則侵過銀坊治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擗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狼號為大戎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
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

比塞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
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
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
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
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被奪據而不爭雖使我
弱彼疆尚須勉疆何況勢鈞力敵又遠誓約而被曲
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疆弱之
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
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
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

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
察其疆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
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
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為國而耶律氏自幼
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動敵謀
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曷寧者一兩入寧
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事動多不
識當初對梁通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和及議和言
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
遂至交兵而累載累敗七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歛山

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
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
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
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
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
界上勉彊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
強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偽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歸用兵常慮比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會豈不為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勅敵耳
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
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駘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
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為憤志化惰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
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
合使北虜驅新勦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
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
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
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
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
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
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
廷不憂河北之事辨否也至如廢綠邊久任之制而
徙劉貽孫以工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

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
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
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
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
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
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
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
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
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草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
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

漸成禦備至於日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廢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某頓首啟仲春漸暄伏惟相公尊體動止萬福某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備諫諍之臣得與朝廷論議當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為愚而屢加獎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

任者不足以報稱一作稱萬一故方欲勉彊不能以圖自

五字一作伸報

效而蒙相公不以為不才而擇天下諸路

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所為一作效當此之時自

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迨一作近將半歲齷齪

自守未知所措一作非敢怠也誠有說也一作馬至於

山川險易城寨屯防邊陲守備等事是皆河朔之大

者朝廷已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

為少凡自河以北州軍縣寨一作州一百八十有七

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有七一作戶官吏在職者一

千二百餘一作禁軍馬義勇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

騎歲支糧草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
不與焉其間事自之節利害之源非詳求而審察之
不能得其要前張昱之等急於舉職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其興利除害便於事者極多而時有失於不審
更改過繁而涉失一作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遵其
所長戒其所短凡事關利害者慎之重之未敢輕議
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已得其十七
八而又取先一作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
自可改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以次第行之乃暇及
於其它然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必當而一作上

聞者其類甚多而久之初則未敢干以惟朝聽者不
惟自疑於不審誠慮朝廷鑒昱之等前失不能盡信
其說而必必撫從之今慎之久矣得之詳矣苟有所
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大事富公經營
之外其要不過五六其心一作不可為者一其可為者
四五耳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能行不主
張之則亦不能為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出山澤
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摘山煮海之
利必歸公上而今天下諸路山澤悉已權之無遺利
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為重地而東負大海西

有高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主計之吏皆不得取焉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為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乞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人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之長數百里其產金銀銅鐵丹砂之類無所不有至寶又伏于不而光氣苗彥往往溢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取故捨此惟有平地耳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緣邊廣信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為塘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檀衛德博瀆通利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尚放一百萬石滄瀛深冀和洛大名之界西

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四又有泊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不可勝數大山大海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者又有限而不取不雜又其助者不過酒稅之入耳其入有數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能為之此所謂不可為者一也此本字及其同有不足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配一作疲民號為變轉去此近年之弊也此六字一作所謂然若能擇官吏以辨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謹良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賈賤運漕運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為之

尚可使造防粗足而京師省費用此莫生三作尚足以裨
萬一而皆有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
具其大綱列于別紙伏望時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
所說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俾畢其所為若夫
盡其所為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劾
去若其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
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自劾乞罷轉運使

右臣檢會轉運司近為相度順安軍塘泊水口子與
揚懷敏等所奏頗有異同議方未決近準樞密院劄

子節文臣寮奏乞今後近塘泊州軍人戶地內蘆葦
等並不得採取及自順安軍以西漸近西山水難滯
聚今即不住開泊及乞今後標占却人戶田土即將
官地給還人戶或估計價錢給付等第奉聖旨依奏
仍令本路提刑田京專切管勾者臣伏見國朝之制
河北轉運使皆領都大制置屯田使之名兼臣赴職
之初被朝旨密授經略之任以此見朝廷差選之際
其任非輕於臣職分之間所費尤重至於塘泊边防
利害之事皆其職也識隳其守各將安歸豈有親蒙
密授經略之旨身領都大制置之名而煩朝廷別委

他官專却管勾則色之不才不能任事不待彈劾可
以自知況臣將及春年絕無績勅考其常課已合黜
幽文以不才失其本職且都大制置豈是假人之虛
名苟非其人自堂易去豈可容不才之人戶位移本
職於他司使臣偷安實難自處大望聖慈竊臣不才
失職之狀降披一小郡差遣庶以警勸旺位之人臣
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自劾奏聞伏
候勅旨

河北奉使奏草卷下

初元昊擾邊北虜自以勸和為功慶曆四年昊既
納款虜復與之方兵且遣泛使來止昊封冊仁宗
答書云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自宜問罪若
以彼於本朝稽效順之故不煩出師况昊已遣使
齎誓文入界何辭沮却方遣余靖報聘會八月甲
午保州軍亂密述北境朝廷以為慮癸卯命田况
為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而公自右正言知制誥
知諫院除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諸州水陸計度
都轉運使兼西路營田都大制置屯田本路勸農
使替張昱之時方歸自河東諫官蔡襄孫甫請留

公不許上面諭公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公曰
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
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為辭明年八月坐張氏事
降知制誥守滁陽凡河北奏陳皆聚此書云
奏議集載契丹侵地界第三狀論憂懼不同極為
詳明與前兩狀相應其卷乃闕而不錄莫曉其故
今合附入

上時相書一首乃慶曆五年二月時杜衍方罷相
賈昌朝代之公已死助首相實章得象而參政則
宋庠也此書舊奏議尤無謂今移附此卷末

成全書所云大綱其別紙不可得而見矣

臣下奏劄例云又進止葉夢得石林燕語嘗論之
今奏事第一篇行取進旨者按唐陸贄奏議亦嘗
互用如云中使其乙奉宣進旨或云奉宣進止或
云奉宣聖旨至國初尚多如此慮後人妄塗改略
及之

紹熙五年十月日郡人王伯芻校正

乞條制都作完 墮錢 墮字 並勒專工 匠擬脫
論契丹侵地界狀 蓋其實弱而示疆 疆字下長編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十一

六而殆擬當况於邊要之任乎平字下長編有然此

虜為憂深思極慮而不致暫志則臣愚以編有謂字

其選材任將官若是乎三十二字

則又張字編無尚遲作長編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仲春國萬福春十氣候斬和作新

審尊味何如 備諫諍此上一 次第行之此下一 河北大

事富公經營之外其要一作凡河北之事其外大要

故捨此故字一作無

准議序

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臣如撰准

臣某頓首死罪言臣問事固有難明於一時亦有待

於後世者伯夷叔齊是已夫君臣之義父子之道至

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絕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

方式土之作也人皆以為君可伐濮議之與也人皆

以為父可絕且可怪駭者也盟津之會諸侯不召

而至者蓋八一是舉世之人皆以為君可伐矣彼

夷齊者眇然之二羈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

舉世之人而一能勝言不見察二子以謂吾言廢



則君臣之義也。後世之亂無時而止也。乃相與務
為高絕之行。世於是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
下。世亦未也。後五百餘年得孔子而稱其仁
然後二子之治。使孱王弱主得立於後世而臣不
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為
之至艱如此。猶須五百年得聖人而後明。然則濮園
之議。其可與庸人以口舌一日爭耶。此臣不得不述
其事以示後世也。方濮議之興也。儒學奮發。而論臺
諫廷立而爭。閭巷族談而議是舉國之人。以為父
可絕矣。世又無夷齊以抗之。雖然。賴天子之仁。孝

下感羣議。據經約禮。置園立廟。不絕父子之思。以為
萬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達於禮。亦渙然
釋其疑。蓋十八九一作矣。固不待夷齊餓死孔子
復生而後明也。然有不可不記者。小人之誣罔也。蓋
自漢以來。議事者何嘗不立。周異而濮園之議。皆當
世儒臣學士之賢者。特以為人後之禮。世俗廢久。卒
然不暇深究。其言微而一議之失。出於無情。不足害
其賢。惟三數人言職之臣。挾以他事。發於憤恨。厚誣
朝廷而歸惡人。二借為奇貨以買貴。作名而世之人
不原其心。遂不疑其誣罔。翕然稱以為忠。使先帝之

志鬱鬱不明於後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與其事而
知其詳者故不憚已而述焉臣某謹序

奏事錄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九

自治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已後其
日進書者乃已前事志其月日矣

論孫長卿為臺諫所劾事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總管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
都轉運使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
中書以長卿無敗事昨因朝廷起孫沔於致仕欲委
以西事而長卿二歲滿得代無過可熟而臺諫論奏
不已最後賈中丞二章六月十一日進呈上厲聲曰
已行之事何可改易臣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雜改
若朝廷果是除長卿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

彰陛下從諫之至至於臣等能不遂非而服義以過
不愆聖賢所難亦是臣等好事但以長卿除授不為
過當若曲從臺官之言使彼銜冤受黜於理豈安故
難行也韓公曰自陛下親政已來臺諫所言施行者
少外人之議謂致人主有拒諫之名者是臣等之過
若其言有可行者臣等豈敢不行直以長卿無過難
徇言者濫行黜罰耳上皆然之上又曰人言臺諫奪
權臣脩奏曰此則為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
專為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為奪權則
臺諫無職可供矣

辨蔡襄異議

蔡侍郎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
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
既而稍稍傳云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
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色蔡公終
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
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
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
在禁中陛下曾覩見之乎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
不可知其必無臣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

使陛下曾見文字猶湏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
鶴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
弼非謀竊立事嘗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
宗聖賢為得免禍至如臣自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時
有嫉臣者乃偽撰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
怒群闈是時家家有本中外誼傳亦賴仁宗保全得
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湏更辨真偽何
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
聞蔡襄豈有此命

獨對語八月十四日

是日昭文與西廳趙侍郎皆在書集賢松志臣獨
對宗政殿進呈文字畢欵笏將退上有所問初雖臣
脩因奏曰近聞臺諫累有文字彈奏臣不合專主濮
王之議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議非臣所得獨主臺諫
文字既悉留中言者於是稍息上曰叅政性直不避
衆怨每見奏事時或與二相公有所異同便相折難
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
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後宜少戒此臣脩對
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上曰水災以來是明言事
者多云不進賢臣脩曰近年以來進賢之路太狹